

族 痕 无 疆

郑有义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族 痕 无 疆

郑有义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痕无疆/ 郑有义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6

ISBN 978-7-80762-122-5

I. 旅… II. 郑… III. 新闻工作 - 文集 IV. G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2059号

旅痕无疆

郑有义 著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长春市东文印刷厂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26.5

字数 450 千 彩页 4

ISBN 978-7-80762-122-5

定价 48.00 元

社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44768

传真 0431-85618721

电子信箱 jlkjqiye@163.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序

米博华

郑有义同志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略感惶恐。他应该找一位有成就的人士推介，而我不是；他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多种体裁，而我对文学相当隔膜，实在无甚高论。然而，我们是投脾气的朋友和同事，这份信任不能辜负。

有义和我年龄相仿，属于50后一代，而今确乎常有遥指青山归处之感叹。所以，读有义的作品，可以想见其工作事业走过的旅程，可以体会其曾经艰辛生活的经验，也可以理解其伏案挥笔的心路。

有义的生活阅历很丰富：当过兵，干过县委副书记，管理过企业，又干过宣传干部，之后又从事专业新闻记者，现在人民日报广告部任主任。从戎从政，从商从文，一样没落；文唱武打，台前幕后，诸事俱精。我们这茬在这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多有相似的经历，泥一把水一把，山一程水一程，深一脚浅一脚，一晃就走至现在。有人说，丰富的生活经历是一笔财富，这话不错；但未曾反省的人生充其量是一笔流水账。对有义来说，经历过的人和事，不论其酸甜苦辣，都反复咀嚼过、认真体味过、总结提炼过，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他都用心思考，使平凡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有义曾经想当一个作家，也发表过中篇小说，但他最终成为一个游走四方的新闻记者。在我看来，作家才能在于虚构，假的故事写得像真的一样。记者忠于事实，然而，真事往往写得平淡无奇。有义的小说虽有虚构，但基本上源于真实的生活。他是“卖生活”而不是“卖故事”的作家。重要的是，文学的素养和小说创作的实践，使他的新闻写作变得色彩

斑斓，这在有义的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中得以充分展现。他的大部分新闻作品有浓厚的文学元素，故事、人物、情节和流动的情感，而这，恰是许多记者所缺少的。

有义写过不少言论。他的言论几乎没有一篇是高谈阔论，多是在采访中偶有所得、偶有所感，不拘章法，率性而写。他抨击官僚主义，他指陈腐败之害，他力批不良风气，不是概念演绎，而是以事论理，快人快语，文笔犀利。有义的言论，少匠气，多真情。言论创作当然要依托理论的背景，然而又要直面现实，直指人心。理论要对实践做出概括，实践也必须借理论而得到提升。不少论说家昧于此道，热衷概念推演的文字游戏，看上去四六工整，读起来字正腔圆，实在是百无一用书生之见。有义的言论绝无为文而文的做作，也许有些观点还可以商榷，却绝无虚与委蛇的圆滑，有话直说，直来直去，而其中却不乏机锋警锐的见识，给人以有益启迪。

有义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他嗅觉灵敏，在地方当记者，不论小省还是大省，他似乎总有写不完的新闻，而且选题很有质量。他腿勤脚快，和有义联系，感到他总是在路上，而且稿子说到就到，写字如车衣，成稿如闪电。他是那种沉得下去、钻得进去的记者，非常了解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了解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所以他的工作性报道往往在情在理，不落俗套。尽管新闻报道往往与时俱焚，在这部书稿里选的不多，但作为同行，我对他的新闻采访能力尤感敬佩。

有义给我发来几条短信，话虽不多，但很能反映他的精神追求。他既有“独善”的修养，又有“兼济”的情怀；既有似火的激情，又有如水的安静。也许是到了知天命年龄，对人生多了些体悟：当我们能够达观地对待成败利钝的时候，就收获了一份灵魂的平静和心灵的自由。我们都经历了人世间的许多风雨，终将发现个人的功名利禄，对于无垠的历史和浩渺的苍穹，不过是沧海微沓、大地点尘。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老三篇”里的这段话，是我们这代人的“圣经”。我愿在此重温并与有义共勉。

(作者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回首往事

(自序)

整理这本小书的时候，也整理了一下过去。

蓦然回首，竟已“年过半百”——这是一个努力诉说“夕阳无限好”，实则已日暮西山的年龄。此际，没有青绿难回、秋催叶黄的无奈与苍凉，倒有几分功德圆满的知足常乐。

回望来路，也许，真正能留下、并值得珍惜的东西并不多。许多事情仿佛都变了——当时的伤痛悄然淡去，当时的热望许多已成荒谬；当时艰苦劳累的时光，却是人生最充实的时候；彼时萦绕于心的人和事，今日竟感无甚意义。时光，悄然抹去许多往事，重构和颠覆了许多判断的是非倒错，生活，确是禅师“山水之辨”后蕴含之玄机的注脚。

“农民”，永远挚爱的生命底色

我实际是一个很跟不上形势、不入流、很“老土”的人。忠孝节义这些在现代人眼中早已被视之为过时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维和行为。我崇尚“士为知己者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准则，我发自内心地喜欢寄菊东篱的恬淡和悠然。

我不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但我肯定环境对人的意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我的正面身份是：国家正局级干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我的背影则

只简洁而深深地印着两个字：农民。

吉林那个贫瘠的小山村给我打下的印记挥之不去。面对后来各种工作岗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变化，我无不老实招供自己是农民。这既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故意做秀，而是骨子里实在无法把自己和农民剥离开来，那里的山、水、情、人已是我生命与身体的一部分，那田野的泥土味、河边的水腥气、夹杂在鸡鸣犬吠中的袅袅炊烟，总是止我浮躁、让我心安。

我参军时已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了，这里还闭塞得连电都没有。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瘦得打晃儿的黄土坡里挤出一粒粒粮食糊口。“老母鸡肚子小银行”，没钱是不去说了，却处处荡漾着洒脱、大度的宽厚与芬芳。一家杀年猪，全村人去吃酸菜白肉血肠。一家娶媳妇，全村办喜事。一家发丧，满屯不动烟火，与家人一样分享孝带。来了客人，你不必为措手不及而发愁，东邻西舍自会送来时令鲜菜。你对在山村的苦度不甘，他们说，“争口气，有出息的进城去！”你小有不快，他们告诉你，“还是这里的大葱蘸酱最养人，回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真正农家独有、却顺于大道的价值观念。

我从那个山村走出来了，我的父老兄弟依然在那里延续着古老的耕作。弯钩犁、弯钩镰、牛前人后。一年劳作，所剩无多，两瓶土烧酒、几只“二踢脚”过大年视为正常。在“省城”时，家里几乎成了乡亲们进城看病的导诊站、招待所和售票处。每每目睹囊中羞涩的乡亲们面对巨额药费的凄惶，看到一旦有大病，便如大厦将倾、立刻一贫如洗的乡亲们，看到在霓虹闪烁的长街上，他们如进“大观园”的茫然，看到美食华服的“城里人”向我的乡亲投去的异样目光，不知多少次令我长夜难眠。

农民习气我确实挥之不去。做上市公司老总时，也算一笔签字动辄可调动几百、上千万资金的“过路财神”。却由于农民的习惯使然，在出差时，象互助组时“梁生宝买稻种”那样，一个个地比较着住最便宜的宾馆。以至于对方的企业在确认这“老总精神没毛病”之后，直接给集团董事会写信，认为“有这样的老总，贵集团发展指日可待”。

这些年来，我依然“农民”。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小吃。喝咖啡仍不愿浅斟慢酌式的“文明”而做“牛饮”。除了应付场面，不喜欢穿标志着文明与修养的什么劳什子西装。采访时，端不住“身份”，遇到好喝的羊汤，可以一气三大碗，大快朵颐，且密嘱陪同市长：“不足与外人道也”。

终于知道，我的生命底色永远是农民，我血管里流淌的血，骨子里的爱与憎，质朴与愚钝，正义与褊狭，感恩与漠视，包括不揉砂子的耿直，仍完全是“农民式”的“原生态”，是无法再造的本色和天然，是不被任何褒贬左右的无奈，抑或是一种宿命。

也许有一天，当我年老时，我会重返故土，重归那朴拙憨厚的“原始部落”。一卷书、一盘棋，一壶茶、一畦花，一泓水、一垄地，林中坐消无事福，月下补读未完书，重享“原生态”的芬芳与恩泽，那将可能是一生中最为愉悦静美的时光吧。

“思想”：远离现实的苍白

曾自以为有“思想”，并为之自得、自负。

在省委当处长时，案头曾有一尊罗丹的《思想者》，那是我的图腾。

这是一个朴拙的炭雕。强健的男性肌肉，在极痛苦的思考中剧烈地收缩着，强力地传递着思想者深处的矛盾和绞杀的苦痛。突出的眉弓和悲悯的双目，似叹息人世间许多纷乱的现实和渐行渐远的梦。

每一次凝神的品味，都使我有一种难捺的激情和冲动：社会需要思想者，男人应是思想者——那代表社会发展的速度，时代进步的方向和个人精神的远方。

于是，经常“思想”着、“忧患”着，与挚友、同事高谈阔论，国民之素质、政策之导向、道德与社会、价值之判断，个人与集体、个性与潮流，不一而足。

负责一省意识形态首脑机关的处长，又算得上是这处长中更多“思想火花”的产生者，担负着部门和省委部分“重头材料”的起草。那是一段很“膨胀”的时光，以为“材料”即是蓝图、即是现实，一纸通令，全省施行，大可以“指点江山”了。当我到县里任职的时候，才鲜明地感受到了“概念”与社会现实的距离，理论没有成为行为的指南是灰色的，落不了地的思想也是灰色的，因此我总也没有完成由“材料匠”、“农民”到“官员”的转变。

我可以挽起裤腿、满手黄泥帮农民脱坯盖房；可以拉着乡镇长，捧着粗瓷碗，蹲在农家院里与农民一起吃白菜海带的“帮工饭”；可以为下岗

工人蹬“倒骑驴”是否征税犯颇常委会直至改变决议；可以调动民政局、县医院、乡、村合力为一患病农民走出绝境，却对所在县 53 万农民致富无力回天。

当我接到离任调令时，也没有按官场“惯例”一一告别，仅于当晚接受了县四大班子的联合宴请，第二天一早即悄然返程。不曾想，县委大院及附近的公路上已站满了不知怎么得到消息前来送行的大群农民和蹬三轮、修自行车的下岗工人，还有一帮县里民间象棋“三大高手”率领的“马路牙子棋友团”，以我这个书记为名誉教练的体校乒乓球队。对如此“不入流”的送行队伍，有些同僚不以为然，我却深为所动——他们所求太少，仅仅一个“亲民”的“态度”便可使他们引为“好官”，便可重新唤起他们那最“原生态”、最质朴、却已裹上厚甲而几近僵死的真情实感，一次次令我喟然长叹而无法释怀！

今天看来，那时的我，怎么也算一个“廉官”、“贤官”，但那远离现实和民间的“思想”论道，有激情而无方略，恤民而不能富民，能帮一饥而不能帮百饱的低能，那种凭情感的“农民式”做官，实是迂腐、笨拙得很，对农民而言并无多少实际的用处。相对于没什么“毛病”的“贤官”、“廉官”，农民更应该选择和宽容的是有点毛病却能让他们富起来的“能官”。我以为，这是一个农民兄弟、包括组织监督层面理想与现实抉择的情感误区。然而，对我而言，那时“思想”上毫无功利心的执著，那切肤之痛的忧民情愫，那“铁肩担道义”的仗义担当，那目睹社会病痛而真诚、真实、真的心痛，因其早已渐淡渐远而至今令我无比珍惜。

“青涩”：阿 Q 式的“自恋”

不会圆滑，不知隐蔽，不懂察言观色，仍以初涉世事的青涩和率真面对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万象，这在我是一个悲哀，可又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无奈的事情。

一位现仍健在的“高官”的肺腑言曾让我刻骨铭心，他说，你和我差不多，把自己放在玻璃房子里，个性强，也算个人才吧。可你既改变不了环境，又不想改变自己，遇上好领导你是人才，否则你就是个蠢才。我笑了，不懂。他说，战争年代，别人攻不下来的山头你能打赢，高下明摆

着。现在哪有多少攻山头的事，用谁都是用，干吗不用会来事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用我？书记说，我总得算个好官吧。我说，是啊，你不也当上了大官儿。他说，可我也当上了右派。这话曾长时间令我郁闷——我身上的一些个性几乎是他的影子。

这位领导可说做事有方，才华横溢，思想火花闪烁于谈笑风生之间。可我列席几次省常委会便使我明显感到他的同僚相左，他许多时候在与看不见却极强大的“风车”作战，那分明的、难以回天的苦笑与不甘令我潸然——他看清了我的个性与不世故的弱项，而他，在更高的层面上，亦然。这可能真的是“性格即命运”了。

我实在是一个不会适应环境、不想、更不愿改变自己的人。几十年来，部队、地方，官场、商场，大都是上级怜其尚有“小才”而用之，下级容其“人不坏”而从之。到头来，是领导、同事宽容、包容着我，适应着我的“青涩”，而我，“青涩”如故，了无长进。

寒雪初融的时候，我很喜欢凝神枝头那一抹淡淡的嫩绿，实际它也是“青涩”的，但它昭示着春的明丽与清新，却是不可抗拒、无法诋毁的。在上天这恢宏的昭示面前，我有时对自己的“不世故”会增强一些自信，会觉得，做人，无论“世故”到多么八面玲珑，总还是有些猥琐和令人生厌，我真的学不会，也还真的有些不屑的。

我喜欢简单，喜欢“有棱角”。不喜欢琢磨人，不愿意“吃透”所谓的人事关系。鄙视“世故”，尤其年轻人的世故，我以为那是世间最不堪的事情。人需要成熟，却绝非世故，可悲的是，人们往往把世故作成熟。我想，如果人人都带上假面具，大家都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没有天真，没有沧桑，没有号啕大恸，没有欣喜若狂，甚至没有发火，没有愤怒，举国一片漠然，该是个什么风景？

我以为，真正的成熟与不惑恰恰不应是“世故”，而是一个真有灼见又坦言的思想者，恰恰应该有定力、有主见，不察颜观色、不人云亦云、不见风使舵，甚至与“青涩”相伴而生。因此我有时自慰、“自恋”、阿Q起来——“青涩”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境界和美丽，一旦你告别青涩而“世故”，便也开始走向腐朽和停滞。

毕加索说，学了一辈子画画，实际上就是如何回到孩子的天真，我深以为“同道”！假如人人都保留一点率性和天真，多一些童趣，少一点晦

涩，世界将变得多么简洁明快和清明美好。放大做人快乐，降低做事成本，多么好。我知道，这想法本身就是可笑的“青涩”，我却容忍并顽固地珍惜着。我总以为，社会成长的标志应更多的凸现真实、本色、简单的人文色彩，如果人人真正懂得了“简单”和“青涩”，社会进步的步伐与效率就会更多可圈可点。

“知足”：惰性掩盖下的“从容”

我向往“从容”的人生境界，但现实中欲从容而难从容，真做到“从容”则实在是说得好听、或叫自我安慰的话了。最实事求是的则是由于“常知足”而“少奢求”。“求”少，则能实实在在地看淡许多世事，由于诸多的看淡而对“身外之物”——官、钱、毁、誉不算太在乎而已。

心灵深处的“知足”实际是一种坚定的自守。向社会、向生活、向别人要得太多，所求太多，过程会很累，生活会很累，生命会很沉重。人们大多懂得“名缰利锁”如无常，但却还是不自禁的恨命短，恨官低，恨钱少，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我却由于农民“小生产”的劣根性吧，更多的时候愿意“向后看”。当我坐着在农村还很“稀罕”、标志着身份和地位的小车回乡，看到我的同学赶着老牛犁地，他前面的路自然一眼到头，而他曾是我的中队长；我从省委机关“空降”直接做县委副书记，我发现那里压了七八个奋斗多年、十分优秀、却永无升迁可能的乡镇长，我的“知足”发自心底。

我从不认为我一无所长，但也从不认为我得到的理所当然——命运和机会可以造就无数巨大的人间倒错，我只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当“知足”作为生命体征真正融入血液的时候，面对待遇上的索求，生活中的不公，工作中的被误解，做人中的委屈，做事中的挫折，就会知道，正义也会迟来，公平只是相对，现实不会完美，便会真的从容洒脱、宽厚平和起来，便会生出许多对社会、对机遇、对知遇者的感恩之心。

我去过少林寺，那大殿醒目的题字是，“最大的幸福是放下”，我在那字下整整站了一个小时，拍成照片，放在案头，时时提醒。我突然领悟，人之所以不从容，根本的原因是太执著、不知足、放不下。实际上，从容的至高境界应是“不执著”，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

有波澜不惊、宠辱无谓的定力，有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达观。这与其说是修炼而成，毋宁说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格、性格和气质，宛若空谷幽兰、茂林修竹，虽也受惠于历练，却早已植根于心之深处。因此，反观我的“从容”，便总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喜欢不事张扬，低调做人，却又总是完美主义，高调做事，生活的知足与做事的执著，矛盾不已，悖论多多，“从容”便也有限了。

回首来路，将“知足”变得不完整，把“从容”局限为有限的最大的无奈也许在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苛求至善至美至纯至爱的职业、生活、感情、友谊，为此我丢失了许多东西。为了“尊严”，放弃了一份足以改变命运的高薪；狂热于事，把身体搞得红灯闪闪；常年在外，对双亲的尽孝多以其心；苛求完美，丢失了许多永远不再的东西……

诸多的丢失之后，才知道世上原本没有完美，完美不美，盖因其绝不真实，不容忍树上的“瘢痕”和菜里的“黄叶”，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知足”和珍惜。

“做事”：性格使然的生命“惯性”

不太喜欢说什么“人生的意义”之类，觉得那东西有点“深沉”。性格使然，却觉得人活着总得干点事，对“做事”有些喜欢和执着，甚至快慰于“做事”。至好的哥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屡批我最大的毛病是“好折腾”，有“干活瘾”。我深以为然，却无法不依然如故——本性难移！

实际上，我深知自己的性格弱项，做事坚决有余，“柔道”不足，率性有余，城府不足，简洁有余，周到不足，考虑事情本身的正确与否有余，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足。也知不足，而性格天成，改也难，便一半无奈、一半自我宽容起来。

今天，当我整理过去的时候看到，成也“性格”，败也“性格”。我的“喜欢做事”，虽是性格铸就的“习惯”与“嗜好”，客观上却也使我的过去岁月丰富、充盈。

田间地头，星夜不眠，弄点什么广播稿，小说、诗歌之类，便成了县“著名”文学青年而被“特招”入伍；

当战士时，被借调县武装部政工科搞“民兵报道”，在东北三个省军区、

几十个军分区、上百个武装部中小有名气，被誉为“东北三只虎”之一；

在军分区独立二连当班长，摸爬滚打，苦练技术，敢喊“向我看齐”，一年间，带出了军分区唯一的擒拿格斗、五大技术全能的“硬骨头六连式”标兵班；

在县武装部任新闻干事后，醉心于民兵报道，几乎是360天跑基层，写稿子，被沈阳军区连续评为报道先进个人，连续三年获沈阳军区民兵报道一等奖，立三等功一次，后被直接调入省军区政治部；

省军区为筹备全军民兵教育现场会，我做报告文学集《群星闪烁》的执行主编，在离现场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发急性胃出血住院，军医要求必须卧床40天。别人接不上手，领导心急如焚。战友劝我，“别拼命，身体是自己的”。我第七天赶回编辑现场，书是上了现场会，我的胃却从此抱怨不已；

“百万大裁军”时，主动要求转业。到省委宣传部“试用”，曾昼夜兼程，20天跑遍全省8个市（地），听汇报，出“路子”，定典型，独自负责了全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全部典型经验，后大部被中宣部转发。为此，部里专请主管人事的副省长“特批”留在“省城”，当年破格晋升主任科员，第二年即任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

在研究室，又喜欢上了对“社会心态”的分析研究，啃工人家的干面包，喝农民的“大井水”，撰写了《当代中国社会现象分析》系列的《宣传动态》，被中央党校及一些兄弟省市的社科部门多次索要作为参考材料，中宣部转发；《经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其中的部分篇章，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下海”潮起，我去一家上市公司，策划了当时很算超前、人性化的《十大服务系列》，和“教授，请你不要卖馅饼”为首的“华联三奖”，轰动春城，打破了当时老五百、国贸、华联三足鼎立的长春市零售商业格局，成为一时的“一花独放”，由总经理助理做到副总经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任县委副书记时，首创了旨在“亲民、爱民、恤民”的“政法形象年”，使政法系统的民意测评从原来的倒数第一大幅提升；主抓乡镇党委集中教育整顿，在全省第一个提出了贫困乡与经济较好乡镇教育整顿要解决的不同重点和验收标准，即，贫困乡党委解决“思想观念不解放、精神

状态不振作、脱贫思路不清晰、致富措施不得力、站所功能不健全”等五方面问题；而经济状况较好乡镇则要重点解决“群众观念牢不牢，作风廉洁不廉洁，方法粗暴不粗暴、服务到位不到位”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得到省委肯定，省报先后十几次给以宣传。

任省委党刊总编辑时，苦思“党刊突围”路径，坚持《党刊“姓党”，不办“花边党刊”》的办刊思路，在贵州全国党刊总编辑年会引起热议，《党员之友》被评为东北三省优秀社科期刊；

调入人民日报后，首驻宁夏。一吃饭二睡觉三写稿，9个月时间年底排名第三。又恰逢全国媒体一边倒地讨伐宁南农民搂甘草、破坏草原植被，并要成立“草原派出所”。我采访时，发现甘草收入已占宁南山区农民的五分之二，事关农民的生存，问题严重。于是赶回后，深夜敲开区主要领导的家门，建议向国务院反映情况，稳妥处置。很快获得国家安置宁南农民转牧牛羊的专项资金2个多亿，保证了稳定，由此也奠定了记者站在所在地的“话语权”；

在辽宁站的几年里，面对平生未遇的艰难复杂局面，采取了全面清理问题、果断清退开发商、债务有条件分解、产权变通合作、项目带政策转让、协调化解税务等办法，左冲右突、苦苦寻解，直弄得身心俱疲，油干髓尽！

回想起来，这些年，我的岗位变换频频，也算阅历多多，酸甜苦辣，唯我心知。近年来，虽然“做事”的执著心淡了一些，“强不能为而为之”少了，“血性”淡了，顺其自然、但求无愧我心多了，然而，性格中无法改变的仍然是创新和挑战，最喜欢是重新开始。每当面临新的环境，过去的一页成为历史，先前的努力如风无痕，便总有一种挑战未来的激情和豪情。因此，当看到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连长评价许三多的话，“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都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有一天我一看，好家伙，他抓着是已经让我仰望的参天大树了”，不禁心有戚戚——如我等这种性格的人，也许命中注定，人生的得意和快慰，只在这种不断“做事”的愉悦之中吧。

按我想来，一个人的做事，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寻找灵魂归宿不断求索的过程，不断校正和积累自己的过程。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错误或愧疚，我当然不例外。可当我回头细数来路的脚印时，更多的却是快慰和充

实，因为我曾追求过、努力过，认真的走过我所处的每一个角色。无论有过怎样的得到或失去，我唯可自豪的是从未失去过对生活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应无怨无悔。

我以为，一个男人的一生，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主题。假如造物主垂青，活到90岁应不算奢望。那么前30年应读书行路、磨砺吃苦，养天地浩然之气，立“知其难为而为”之志。这一阶段的主题应是“蓄势”；30岁到60岁，可养桑、务农、做工，可从政、从军、从商，天马行空，攻城掠地，尽展其才以谢天下。此阶段主题是“责任”；60岁以后的30年，沧桑历尽，阅人无数，可回忆、思考、写作，假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怡然无比。此阶段主题是“享乐”。

如此说来，可以用一位作家的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情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郑有义

2008年国庆节于北京

目录

散文 随笔

- | | | |
|----|----|---------------------|
| 2 | // | 秋日的悲怆 ——许中田社长逝世一周年祭 |
| 8 | // | 走出做人、做事的“两难怪圈” |
| 11 | // | 我之“问题观” |
| 14 | // | “老包”的走红与“门可罗雀”之逆析 |
| 17 | // | 也说“样板戏” |
| 19 | // | 想起了“谁不说俺家乡好” |
| 21 | // | “节日综合症”杂考 |
| 23 | // | 淡说“中庸” |
| 26 | // | 扫荡一下“奴气” |
| 29 | // | 何必苛求“王海” |
| 31 | // | 棋禅 |
| 34 | // | 酒趣 |
| 37 | // | 黄昏西夏陵 |
| 40 | // | 六盘山赋 |
| 42 | // | 伯牙不智 |
| 45 | // | 球道 |
| 48 | // | 我畏大自然 |
| 51 | // | 岩画甲贺兰 |
| 54 | // | 让《十送红军》的旋律永存 |
| 57 | // | 鹃花的情思 |
| 61 | // | 甜甜的月色 |
| 65 | // | 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 |

目录

68	//	品人最在光环下
71	//	回味“过年”
73	//	吃点“派饭”好
75	//	怀念麻雀欢叫的田野
78	//	让村头电影“火”起来
81	//	缺失年轻人的农村“老了”
83	//	“村风”、“门风”抵万金
85	//	“小钱”得失万民心
87	//	“扶贫钱”咋成了“沙滩流水”
90	//	慎动农民“饭碗子”
93	//	“有粉”咋往脸上擦
96	//	让“方老汉”们咋去找市场？
99	//	“刘老汉”何时无“春愁”
102	//	让“国学”薪火永传
104	//	“科技下乡”不要刮“阵风”
106	//	农民无会也堪忧
108	//	“农家娃”咋能“跳龙门”
110	//	乡村篮球架消失的惆怅
112	//	农民看病的“歌谣”
114	//	废弃的水库在诉说
116	//	扶贫不能养“懒汉”
118	//	订单农业咋成了“麻杆打狼”
121	//	做事莫与民“顶牛”
124	//	不能由“村官”到“村霸”